

# 情感的價格

傅彥長

## 哀樂譚

有一天上午，天氣不大好。我從街上帶了一把沒有張開的傘，走進一家戲院。

在懷念中的盧文希的一封信，却叫我想起了關於情感方面種種的話。

文希已經與穆時英，劉炳鷗兩位一樣，都是古人了。

一看外面，天已經在下着雨。

靠戲院樓上的左廊，却有一家茶室，在這時候，我正是唯一的座上客。

上午，在這一家戲院之中，本來沒有什麼開演之類的舉動的，可是這時却有幾家商店爲着酬謝主顧們的盛情起見，所以在戲台上竟有當衆開彩的場面。

這使我想起了文希有一次理髮，除應付的一元二角之外，還加給了一元八角小賬的這一件事。

他所欠別人的錢，所以不見歸還的原因，大概是由於這種情感支配了他吧。

吶鷗寫文章，對於稿費是向不放在心上的。他自己出錢印行自己的文章。不過像這種大量，做不到的人自然是十分衆多的。就以文希來說，他總希望別人替他能夠多找一二次可以預支稿費的地方。足見寫在文章中所出賣的情感，它在市場上價格的方式，不得不有這種種的不同了。

吃力地寫出長篇巨著，弄得好，當然可以得到大量的稿費，不過究竟還是道德的某種表現，而不是什麼情感。

省吃儉用的人們有不大買東西的所謂高尚品格，可是商人們當然不會把他們作爲主顧的。

當衆開彩的場面，馬上要開始了。三三兩兩的人羣，還是一堆一堆地走了進來。

樓上包廂與樓下正廳的座位中人，都在津津有味地談笑，等待着看那喜出望外的人。

文希歡喜跑賭場，這也是不必厚非的一種人情。

以三十歲爲分界點，人生在此必有極顯著的轉捩。昔人云：「中年哀樂，正賴絲竹陶寫。」所謂哀樂，或昔哀今樂，或昔樂今哀，然一到三十歲，恐怕便是後者居多罷？即使自己正過着鼎盛的日子，想想「老冉冉其已至兮」這種情景，不也要生無常之感嗎？頭髮漸漸蒼白了，食量也大減，吃完飯必須用牙籤剔去菜蔬的纖微餘屑，看看藍布衫上的征塵，真是茫然的很呢。

面前是一杯紅茶，正預備一口氣把它喝下。

相識的一位侍者來說：「下面就要開彩了。」

只答應了一聲「是」之外，我沒有說什麼。

## 紀果厂

傢具與被褥，沒有光彩，沒有太陽，心靈豈能不加重沉鬱的影子。年青時以真摯的心情交得感來的朋友都遠別了，各人有各人的抱負與遭遇，理想和希望是騙人的虹彩，如今所遇見的，不用說，不是自己想利用一下的人，就是那些想要利用自己的人。對於自己被人利用，當然是一種悲哀，但是，這還有些「利他」的自我滿足在內，若是看見自己想要利用的人，面上自然要笑，心裏實在有眼淚。我們不必自己誇大效果，不然那就會遭到失業的痛楚了。

勇氣挫滅了，誠意和熱忱在打着很大的折扣。人間的現實使你不敢魯莽，受過傷的鹿聽見鴿哨也會以爲是冷箭。客人來了名片交換以後，準定是「

您很忙吧？」「還好」，比「今天天氣哈哈」的含蓄不相上下，接着就是叫人倒茶敬香煙了，這有什麼熱忱呢？去赴人家約定的宴會也是如此，把藍布衫脫下去，有油漬的馬褂穿起來，不會吃酒勉強也要呷一呷，臉弄得紅紅的，聽些升沉的消息，看許多自以爲神氣的嘴臉。有時沒有一個熟人，就被冷落在隅，咽着不願意吃的苦茶，鹹而澀的瓜子，一到這時候，我就想起在中學時和友人攤錢沽酒買花生米作佳肴的情景來了，即使在大學時，大家一同到小麵店吃吃燴餅什麼的，不也比這種集會好受得多嗎？

職業的單調，使許多人不能不沉湎於嗜好，如果站在這個立場，對於以鴉片尋求麻醉的人，似也大有原諒的可能，誰

然，我却是連香煙也不吃的。到星期日天氣晴朗，頗可以出去走走了，平常不大見面的朋友又來了，「大家打打小牌吧！」我對於賭博沒有天才，「似我讀書沒有天才一樣，平時看見別人下圍棋或又麻將就反對，覺得精神用在這上面太冤枉。家裏既時時有人要求「打打小牌」，朋友們又替我解釋打牌的趣味，遂毅然買了，好象是花了五十塊錢，那牌寒信得也就不必提。於是家裏每到星期下午便熱鬧起來了，我學習了許久，還是不能熟練，假如加入的話，輸是命定的，但仍以二三十元為限，日久竟也看出一點趣味，是什麼呢？不是牌而是朋友們的真实性：有人輸了錢就生氣，把牌摔得亂翻；有人贏了錢話格外多，輸了就不一聲不響；還有人贏了錢放在口袋裏，輸了錢就提議中止的。像沈三白閒情記趣那麼，抱著萬物靜觀皆自得的思想去觀察，這都不失為好材料。朋友某君和我說：「賭也不差，買東西總是看着花花綠綠的鈔票數出去而看不見貨色進來，只有賭，如果不太大，鈔票倒還可以禁得起數數的。這話雖是牢騷，但也不能承認有些事實。」

書是很不容易讀下去的，除非是真正喜歡的作品，尤其是想學一種新的語言文字，真是格外困難。我在大學學過初級日文，既未學好，又早已忘記，現在想從新學，光是五十音圖的平假名片假名就記不住，所以都是屢作屢輟的中止了。看見他人拿起日本書報在順利的閱讀羨慕得很，自己買了東方文化研究所出版的「龍門石窟之研究」，打算一邊作翻譯，一邊學日文，但是自從買來以後，那本沈重的精緻的書就躺在書架上；除非高興了看看圖版，翻譯是一個字也沒有作過。因而想到鶴見佑輔先生在「山水·思想·人物」中說的話，在中學不會打網球，以後就永遠不會了，因為再學習起總是困難的。蓋中年人除去機械的記憶力不好以外，又有一份自尊的壞皮氣，覺得與青年人爭一日之長短是大可不必要的，故魯迅先生刻劃的阿Q，必須在三十開外的人裏面找類型才容易。

如果不會談政治的，便不會對政治有興味了，世界上革命家，三十歲以後才投身的甚少，坎珂會磨練得一個人對人生，有超過利害的透視，於是只有懺悔。施耐庵在水滸序上說：「人生三十而不娶，不宜更娶；四十而不仕，不宜更仕。」倒是很有味的話，可惜不到社會上碰一番的人不會了解。我想，對於愛情也差不多，儘管有許多人有錢要娶姨太太，那完全是不了解愛的，尤其無所謂真的情，只是低劣得不能控制的慾罷了，所以有什麼

## 敬惜白紙

嚴 束

有一位老太太，誠心念佛，並且也做好事，早上起來選到街上去拾字紙。這種對字紙的尊敬，可以說是封建遺俗，最主要的原因是：這位老太太不識字，所以對字紙發出尊敬心，正同她對讀書人還有尊敬心一樣。我認為字紙不足惜，這個道理平常看看報紙雜誌閉書的人想一定也同意。字的褻瀆到了今日不能再甚，杜甫茅屋破了想建一幢大屋來養天下寒

捲款潛逃的事，主人也不大置念，所念者還是在金珠細軟吧？但是，也有不妙的所在，如同提倡青年讀經，反對女兒自己擇耦，作文必須文言，三綱不可錯亂之類的事，却也非中年的人幹不出來。中年，哀樂的中年，「露水的身世啊」！

到晚坐寫字間，一天到晚看電影，一天到晚跳舞，所以必須有一種閱讀來幫忙使光陰滑過去。早晨乘電車，總看見上寫字間的人，年紀已不小，是有身價有家眷的人，看小報或章回小說，呆坐着直到老北門或外灘才下車。我有時為他們難過，為他們可憐。人生吃穿娛樂，閑的時間再看些並不足「惜」的字紙，這種生命的浪費，想想實在可悲。

「敬惜字紙」的起源，不僅由於古時抄寫印刷的繁難，字紙自有牠可「敬」可「惜」的地方。好書給你的不僅是消遣，也不應該僅是消遣；中外的古典都給我這個感覺。當受過普及教育的人們覺得有閱讀作消遣的需要，也就是書報大量生產的開始，也就是印刷字紙的無足「敬」無足「惜」的開始了。

所以我們的格言是「敬惜白紙」。白紙現在很貴，一個印書商，要出版一本新書和雜誌的時候，一個作家拿着筆要寫文章的時候，應該想：他們的出版和寫作是否有足夠價值對得起那許多白紙。假如他們認為對不起白紙，對不起讀者，還是擱筆不寫，擱紙不印，實行「敬惜白紙」。